

冯骥才 著

一个古画乡的

「临终抢救」

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

临终抢救是医学用语

但在文化上却是一个

刚刚

冒出的新词儿

这说明文化遗产又遇到新麻烦

城镇化狂潮致使一些地方

的文化遗存

釜底抽薪般彻底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个古画乡的「临终抢救」

冯骥才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目 录

“临终抢救”（代序）……007

一个古画乡的消亡录……012

一 为什么关切“南乡三十六村”……021

二 为什么关切王学勤……025

三 为什么关切“义成永”画店……033

附录一：“义成永”画店遗存画版与画作表……038

四 救活缸鱼行动……044

五 挖掘“义成永”的根……056

附录二：“义成永”画店传人杨立仁口述……068

附录三：“义成永”年画（版）选辑……080

南赵庄“义成永”画店近况视觉记录

（2011年2月15日—4月18日）……106

宫庄子年画艺人王学勤家动迁视觉全记录

（2011年2月15日—3月30日）……128

过去的文章是一种史料……170

一 三地年画目击记（节选·今日杨柳青）……172

二 南乡问画记……174

三 探访缸鱼……184

后记……188

海啸般迎面扑来的城镇化必将对
农耕文明造成根本性的破坏；因此
说，这是文化保护工作者一次积极的
应对和自觉的出动。

本书见证这一行动及其思想。

——冯骥才

〔代序〕
「临终抢救」

“临终抢救”是医学用语，但在文化上却是一个刚刚冒出来的新词儿，这表明我们的文化遗产又遇到了新麻烦。

何止是新麻烦，而且是大麻烦。

十多年来，我们纵入田野，去发现和认定濒危的遗产，再把它们整理好并加以保护；可是这样的抢救和保护方式，现在开始变得不中用了——因为城镇化开始了。

谁料到城镇化浪潮竟会像海啸一般卷地而来。在这迅猛的、急切的、愈演愈烈的浪潮中，是平房改造、并村、土地置换、农民迁徙到城镇、丢弃农具、卖掉牲畜、入住楼房、彻底告别农耕，然后是用推土机夷平村落……那么，原先村落中那些历史记忆、生活习俗、种种民间文化呢？一定是随风而去，荡然无存。

这是数千年农耕文化从未遇过的一种“突然死亡”。农村没了，文化何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无皮之毛，焉能久存？

刚刚整理好的“非遗”，又面临危机。何止危机，一下子就鸡飞蛋打了。

那么原先由政府相关部门确定下来的古村落呢？

只剩下一条存在的理由：可资旅游。很少有人把它作为一种历史见证和文化财富留着它，更很少有人把它作为文化载体留着它；只把它作为景点。我们的文化只有作为商业的景点——卖点才有生路，可悲！

不久前，我挺身弄险，纵入到晋中太行山深处，惊奇地发现连那些一个个身处悬崖绝壁上的小山村，也正在被“腾笼换鸟”，改作赚钱的景区。这里的原住民都被想方设法搬迁到县城陌生的楼群里，谁去想那些山村是他们世代建造的家园，里边还有他们的文化记忆、祖先崇拜与生活情感？然而即便如此，这种被改造为旅游景区的古村落，毕竟有一种物质性的文化空壳留在那里。至于那些被城镇化扫却的村落，则是从地球上干干净净地抹去。半年前，我还担心那个新兴起来的口号“旧村改造”会对古村落构成伤害。就像当年的“旧城改造”，致使城市失忆和千城一面。

然而，更“绝情”的城镇化来了！对于“非遗”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连根拔、一种连锅端、一种断子绝孙式的毁灭。

城镇化与城市化是世界性潮流，大势所趋，谁能阻遏？只怪我们的现代化是从“文革”进入改革，是一种急转弯，没有任何文化准备，甚至还没来得及把自己身边极具遗产价值的民间文化当作文化，就已濒危、瓦解、剧变，甚至成为社会转型与生活更迭的牺牲品。

对于我们，不论什么再好的东西，只要后边加一个“化”，就会成为一股风，并渐渐发展为飓风。如果官员们急功近利的政绩诉求和对资本的狂想再参与进来，城镇化就会加速和变味，甚至进入非理性的进程。

此刻，在我的身边出现了非常典型的一例，就是本书的主角——杨柳青历史上著名的画乡“南乡三十六村”，突然之间成了城镇化的目标。数月之内，这些画乡所有原住民都要搬出。生活了数百年的家园连同田畴水洼，将被推得一马平川，连祖坟也要迁走。昔时这一片“家家能点染，户户善丹青”的神奇画乡，将永远不复存在。它失去的不仅是最后

的文化生态，连记忆也将无处可寻。

我们刚刚结束了为期九年的中国木版年画的抢救、挖掘、整理和重点保护的工作，才要喘一口气，缓一口气，但转眼间它们再陷危机，而且远比十年前严重得多、紧迫得多。十年前是濒危，这一次是覆灭。

我说过，积极地应对永远是当代文化人的行动姿态。我决定把它作为“个案”，作为城镇化带给民间文化遗产新一轮破坏的范例，进行档案化的记录。同时，重新使用十五年前在天津老城和估衣街大举拆迁之前所采用过的方式，即紧急抢救性的调查与存录。这一次还要加入多年来文化抢救积累的经验，动用“视觉人类学”和口述史的方法，对“南乡三十六村”两个重点对象——宫庄子的缸鱼年画艺人王学勤和南赵庄“义成永”画店进行最后一次文化打捞。我把这种抢在它消失之前进行的针对性极强的文化抢救称为：“临终抢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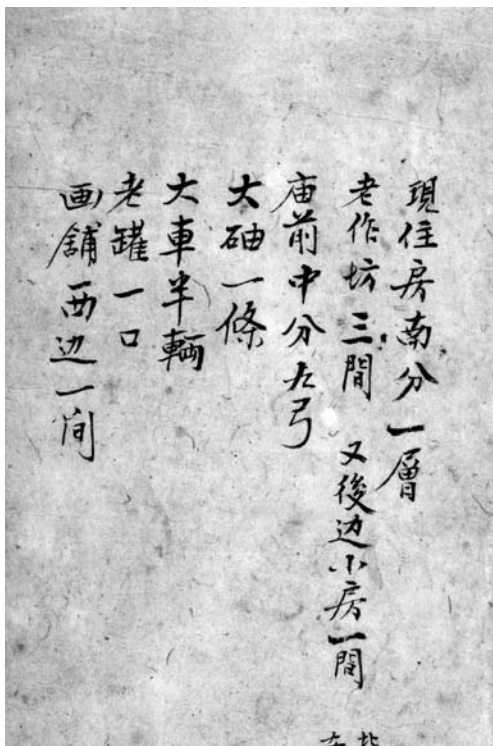
我们迅速深入村庄，兵分三路：研究人员去做重点对象的口述挖掘；摄影人员用镜头寻找与收集一切有价值的信息，并记录下这些画乡消失前视觉的全过程；博物馆工作人员则去整体搬迁缸鱼年画艺人王学勤特有的农耕时代原生态的画室。

通过两三个月紧张的工作，基本完成了既定的目标。我们已拥有一份关于南赵庄“义成永”画店较为详尽的材料。这些材料有血有肉地填补了杨柳青画店史的空白；而在宫庄子一份古代契约书上发现的能够见证该地画业明确的历史纪年，应是此次“临终抢救”重要的文献性收获。

当然，最关键的目的，还是要见证中国城镇化背景下农耕文化所面临断裂性破坏的严峻现实。由此，我们将清醒地面对它，并冷静地思考：将采用何种方法使我们一直为之努力来保证文化遗产的工作继续下去。



乾隆二十七年，
宫姓一家的分家契约上，
写着“老作坊”和“画铺”字样，
证实当时宫庄子画业已兴。



本书以图文方式呈现我们此次“临终抢救”所做的一切，并直言我们这一代文化人面临的问题，以及所感所思。

应该说，这是我们面对迎面扑来的城镇化浪潮第一次紧急的出动。这不是被动和无奈之举，而是一种积极的应对。对于历史生命，如果你不能延续它，你一定要记录它。因为，历史是养育今天的文明之母。如果我们没了历史文明——我们是谁？

2011年5月2日

辛卯腊月二十四日，春节迫近，寻个空隙，提两瓶酒，奔往城西张家窝的宫庄子，去看看画缸鱼的艺人王学勤。近十年里已经记不得多少次去过他家。那黄泥墙围着的小院、生气盈盈的藤萝架、散着特殊气味的牲口间和幽暗的画室，那种贫穷又亲切的生活气息，混合着大红大绿炽烈的年画色彩，一直不变地存在我心里。可是这次车子一纵入张家窝镇往南乡那些林岗沟汊交错的小村子，感觉似乎有些异样，有一种一时说不清的不舒服的感觉。是光秃秃的冬天里那种凄凉感吗？应该不是。记得曾经一次还是大雪中来到这里呢，大地白茫茫，河沟里全是坚冰，但一接近这些画乡即刻感到一种乡土文化的温馨。今天怎么了？



宫庄子有点异样了。



年画艺人王学勤今天有点发急。

见到王学勤，他的神气似乎也不对。写作的人对人总是多一些敏感。近几年快到年根的时候，他的缸鱼画卖得好，他总是龇着牙笑，可今天脸像是门帘子那样肃然地垂着，脸上的皱纹全是竖线。没等我设法叫他说出实情，他开口便说：“村里叫我们搬走，年一过这村子就全拆了。”对了，他是有话就说的人。他的话叫我一惊，真有如雷轰顶的感觉。我知道拆这村子对他意味着什么。

“那你这儿怎么办？”

“我有嘛办法？卖牲口、卖草料、卖东西，走人呗。我正找房子呢。村里给每户每月六百块租房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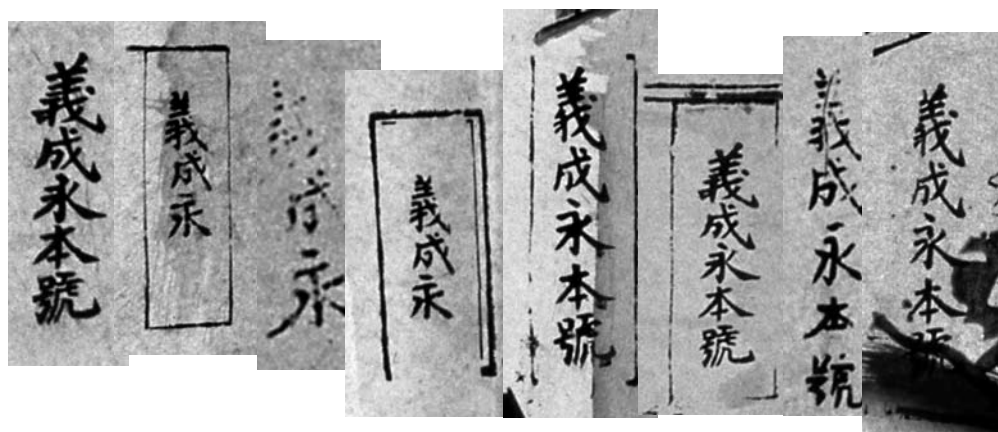
“那你的画打算怎么办？”

“哪还顾得上画，房子还没租到呢。村里只给六百块租房钱。这点钱租不上房呵。”

那怎么办？这灾难性的困难也像是加在了我的头上。

但我没蒙。因为这些年我遇到的多了。我们的文化不断遭遇到的都是非正常死亡。

跟着我听他说南乡这片村子全要斩草除根，一起推平，而且就在这两三个月里。我马上想到还有南赵庄那个著名画店“义成永”的传人杨立仁呢。电话一联系，南赵庄那边果然也在“城镇化”之列，也面临灭顶之灾。电话那边说，老人很想和我见一面。他已经八十八岁了。



年画遗存上的“义成永”店号。